晚清女诗人刁素云诗作“德”之表征论

贺 闹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要] 刁素云的诗歌表现出对传统“妇德”与“母德”意识的自觉表现和遵从,明确显露其创作的“德”之表征。通过对刁素云诗集《红薇阁诗草》细致的文本解读,即可了解“德”是认知其生平经历和诗歌创作的关键词,组诗《春闺十二咏》更是典型具有不涉艳语的悱恻情致。刁素云及其《红薇阁诗草》所呈现出的“德”性色彩,与明清江南女性创作的总体风貌不尽相同,亦为更为全面、切实地识见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面目提供管窥之机。

[关键词] 刁素云; 诗作; 传统道德; 表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2-0093-06

在以闺秀和名妓为主要对象的江南女性文学研究中,其地域性、家族性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如吴江沈氏家族、随园姐妹、蕉园闺秀、钱塘闺秀、苏州闺秀等创作群体及柳如是、吴藻、徐灿、顾太清、贺双卿等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已得到深入的研究。学界在上述研究中,对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及其中具有代表性作家予以研讨,深刻而精准地指出了女性创作的“学士化”、“文人化”倾向、“有丈夫气”、关注现实等特点^①;而对于当时影响较小、交友及生活空间较为狭仄的普通女性创作的观照则显得未为充分。笔者试通过对晚清女诗人刁素云及其作品《红薇阁诗草》^②进行考察,关注女性创作的普遍状态,并尝试对其中的特点予以揭示,以期达到对明清江南女性文学深入认识的目的。

一 刁素云其人其事

据现有资料来看,刁素云的生卒年与家世俱不详。《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只有“江苏奉贤,陆隽东妻”^[1]的简单记载,从《红薇阁诗草》所收作品中也难以找寻到相关资料,考察其夫陆隽东《景云堂诗稿》中所涉及“盐仓寺”、“茸城”等游所大致可以确定他们居住于现上海奉贤一带。刁素云所作多散失于战火之中,现存诗作50首收于《红薇阁诗草》一卷中,是经陆隽东的门人葛其龙搜集而成,并附陆隽东《景云堂诗稿》30首诗歌于其后。

关于刁素云的生平经历,《清闺秀艺文略》与《清

代闺阁诗人征略》等资料中均无记载。《红薇阁诗草》集前有葛其龙所作序言,较为可信地勾勒出刁素云大致的生活轨迹。序中称:

予昔日同东皋陆夫子游。其时,甫成童耳。昼则习举子业,与诸同门相处,夕则随夫子入室,篝灯侍读,或课以韵语。而师母亦在焉。针黹之余,每举古人诗相勖,并出示已作。故唱和之声,习闻于耳,而予之获益亦自此始矣。嗣以应试旋里,相隔日远,相见亦日希。迨辛酉贼至,而夫子遽以被掳死。吁!可悲已。时有两师弟,庶出也,年俱幼,师母茹苦含辛,教养兼施,俾至成立。惟不复以吟咏为事,盖中心时抱隐痛耳。夫子温柔敦厚,诗如其人。师母秉性淑慎,有孟德曜风。其为诗悱恻芬芳,直追班谢。

据此引文可知刁素云之夫陆隽东曾于乡中开塾授课,夫妇间常有唱和之作。葛其龙所言“迨辛酉贼至,而夫子遽以被掳死”,应是指1860—1861年间太平军攻入江浙一带,陆隽东在战乱中被掳以至于死去。现因史料的缺失,无法确切考证这一事件,但大抵应如《红薇阁诗草》整理说明中所言“咸丰十一年(1861),陆隽东被掳死于太平天国”^{[2]1207}之情形。序言指出在丈夫去世后,刁素云将庶出的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但不再如往日般吟咏作诗,以免引发心中怀念故夫的伤痛。在葛其龙看来,刁素云的诗歌“悱恻芬芳,直追班谢”,认为刁素云的创作缠绵悱恻而又表现出美好的品德,其成就可追拟班昭、谢道韞。

[收稿日期] 2011-12-06

[基金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2011“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编号:XRZZ011011)

[作者简介] 贺闹(1980-),女,安徽灵璧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此中虽不免存有溢美之嫌,但确是指出了刁素云诗歌的重要特质,即“与清代建立女性文学的闺秀传统的策略相吻合”^[3]的德性之美的充分表现。《红薇阁诗草》的另一篇序言中,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表述:“徒以家计多艰,遗孤罔托。灯挑教子,暂偷陶母之生;石化望夫,永辍薛媛之咏。则是刻也,固不独显潘岳之专长,亦足以表郝钟之苦节也已。”^[2]使用“陶母戒子”和“郝钟娣姒”^[4]典故来凸显刁素云的母德与妇德,同样强调其德行的高尚。葛其龙亦为此集题诗四首:

盥读红薇绝妙辞,锦心绣口写新思。渔洋若使生今日,定赏栖鸦七字诗。

髻年曾拜卫夫人,字学簪花体格新。记得绿纱窗下侍,听吟红雨送残春。

回首师门倍怆然,草堂遗迹剩荒烟。而今幸有双雏凤,不负篝灯母氏贤。

自赋离鸾别鹤歌,闺中肠断废吟哦。要知咏絮留佳话,诗到能传不在多。

第一首中引用了王士禛赞赏纪映淮《咏秋柳》诗所称“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5]的语句,对刁素云的创作才能进行褒扬,在第二首中葛其龙提及刁素云幼年曾习卫夫人簪花体,惜现在无从得见其“体格新”书法作品,在第四首中更是以及谢道韞“咏絮”才对举称颂其才华;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锦心绣口”、“新思”创作出的“绝妙辞”是退居或被笼罩在“篝灯母氏贤”德性之下的,诚挚怀念逝去的丈夫、抚育幼儿成长的妇德、母德是刁素云被大力称扬的首要原因。不仅男性(葛其龙、陈士甫)以此作为评判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准,女诗人在创作中也自觉地表现出对温柔、雅驯的道德要求的遵守,这一特点在《红薇阁诗草》的题材范围、艺术风格方面均有着鲜明的印迹。

二 德:《红薇阁诗草》关键词

《红薇阁诗草》中收刁素云诗共50首,作品数量与同朝徐德音、钱孟钿、席佩兰等女作家相较而言为少,但其中的题材内容已大致涵盖了闺秀诗人的创作范畴,较为深刻地呈现出一位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知识女性形象。

在刁素云笔下,描摹自身切实生活与境况的作品占据一定比重,如《春闺十二咏》、《病起》、《四月十五夜偕侄女耕心堂步月》、《辛亥三月十九枕上口占》、《病起杂咏》、《庭植石榴一株已数年矣从未结子今夏忽悬锦窠五枚时妾有症兰之兆喜而有作》、《癸丑人日炷儿生》及《甲寅三月为炷儿灯下喜吟》

等篇皆属此类。其中,《春闺十二咏》细致刻画了女子“睡”、“起”、“倦”等行动的外在体态与内在心理,塑造出一位因别离而百无聊赖的闺中人形象。《四月十五夜偕侄女耕心堂步月》、《癸丑人日炷儿生》及《甲寅三月为炷儿灯下喜吟》三首都是描写生活中的平实场景,或描写月夜农家景致,或为后辈生日及课业所作。在后两首作品中,女诗人表现出强烈的“望子成龙”的心态:

灵辰弧矢耀门楣,望切宜男慰所期。久为前人怀骏烈,敢将薄德比螽斯。姑媵徐笑山明经贺诗有“淑德颂螽斯”之句。筵开汤饼倾家酿,壁满琳琅读贺诗。尤喜舅姑逢介寿,蟠桃会上见孙枝。——《癸丑人日炷儿生》

喜儿学步膝前行,已解之无作诵声。共说聪明天赋就,家贫愿尔早成名。

——《甲寅三月为炷儿灯下喜吟》

从《红薇阁诗草》序言及葛其龙题词可以看出刁素云并无子嗣,诗中所提到的“炷儿”应是陆隽东妾所出。在公婆的七十寿辰之时,家中诞生了一个期盼中的男婴,从“弧矢”、“望切宜男慰所期”等文字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对子嗣的渴望。即使这个孩子并非是自己所生,女诗人仍然感到非常高兴,而“耀门楣”、“愿尔早成名”等语词直接表达出对“炷儿”早日成才的希望和督促,虽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但亦是“家计多艰”^[2]现实生活的无奈之语;同时,也是“女性在社会现实中处境远较男子复杂,遭遇的困扰也远较男性繁多”^[6]真实社会境况的折射。这两首诗分别写于1853年(“癸丑”)和1854年(“甲寅”),当时陆隽东尚在人世,诗人已是感叹“家贫”,或可推想女诗人的家庭境况在其丈夫去世后应更为贫困,其生活的窘迫可以想见。

值得注意的是《病起》、《辛亥三月十九枕上口占》及《病起杂咏》诗中,作者在摹写自身境况时所透露出的哀愁情绪。如“自起焚香”、“多情双燕子”(《病起》二首)与“愁听窗前雨与风”(《辛亥三月十九枕上口占》)等句刻画出“多愁兼善病”的女性形象。尽管“病起”两首诗的具体写作时间无法考证,但“辛亥”为1851年是可以确定的。与《庭植石榴一株已数年矣从未结子今夏忽悬锦窠五枚时妾有症兰之兆喜而有作》一诗联系起来看,会发现“孤负海棠花一树”(《辛亥三月十九枕上口占》)及“春光尚有一分无”(《病起杂咏》)等诗句中时光空度的描写蕴含着作者深切的无尽感叹与愁苦。与教子课儿诗作相同,刁素云在此类诗作中仍呈现出符合传统道

德要求的哀愁但不怨怼的女性形象;在遭受生理和情感的双重苦难时仍以温柔、清丽笔触来揭示内心的真实境况,不涉凄厉、愤懑之语。这种妇德体现在《庭植石榴一株已数年矣从未结子今夏忽悬锦粟五枚时妾有症兰之兆喜而有作》一诗中尤其明确:

岁岁山榴放,烘云照眼红。今年花结子,熊梦信先通。

娇艳绽放的石榴花今年结出了果实,原来是妾室有孕的喜兆。诗人笔下只有为妾室怀孕的喜悦,不见一丝苦涩、哀怨情绪,“努力以贤良淑德自许,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不妒’”^[7],理性的妇德占据了诗中情绪表达的绝对地位,再一次得到了凸显。

刁素云诗集《红薇阁诗草》中,有十一首是思远怀人之作,如《十月十三夜夫子在梁溪口占》、《夫子往谿云山房信宿不回偶成》、《寄外》、《寄怀大兄愚溪》等诗。除《寄怀大兄愚溪》一首表达怀念故乡情绪外,思念的对象皆为其夫陆隽东。诗中深切书写对丈夫的思念和等待,如“特留佳茗为君烹”(《十月十三夜夫子在梁溪口占》)、“连日思君情更切”(《寄外》第六首);还有对丈夫滞留在外的担心与忧虑,如《夫子往谿云山房信宿不回偶成》二首中:

夜阑人静寂无哗,霜重风寒绣幕遮。一缕冷香随月入,庭前知放绿梅花。

几度挑灯暗自思,思君何事却归迟。多因剪烛西窗下,争赋凌云绝妙词。

第一首写出寒夜灯下等候的情形,“夜阑人静”、“霜重风寒”既是写室外的寒冷,也是对未归人的担忧和关心;第二首中直接揭示出对丈夫未归的猜测,“暗自思”他“归迟”的原因,千回百转之后,又作以自我开解:也许是因为和朋友讨论学问太投入,忘记了时间吧。诗中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心理,更是体现出温婉、体贴传统的女性美德。在《寄外》诗中,刁素云表达了盼望丈夫远行早日归来的情绪。如第二首中“懒煮茶”、“消瘦比黄花”写出分别后自己的孤单与落寞;然而诗中更多的是对丈夫的关心和思念:“知君客路怯衣单”(《寄外》第五首)、“惆怅天涯客未归”、“连日思君情更切”(《寄外》第六首)。在对夫妻之情进行描写时,刁素云仍谨守“德”的标准,把情感抒发得细微而婉曲,有时甚而以孝义来掩饰和代替。如《寄外》第一首:

分袂依依别绪牵,数旬睽隔胜经年。秋风得意归鞭整,莫使高堂望眼穿。

数月分别之后,回想起当时的离情依依,好像已

经睽违多年。女诗人在字句之间并没有直言对离人思念的迫切,而是以“莫使高堂望眼穿”的劝诫婉转透露自己对丈夫早日归来的期盼。通过这类思念远人的作品,刁素云在其中仍呈现出一位善良、温顺的女性形象,在《寄怀大兄愚溪》两首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

雁行屡望暮云边,静里光阴几度迁。却记去年分袂日,红榴花放绿荷鲜。

闲看草色绿侵衣,无限相思寄玉徽。安得此身如紫燕,春来早向故巢归。

诗中以昔日同处的回忆和当下对家人、故乡的“无限相思”进行前后呼应,通过“雁行屡望”、“早向故巢归”等语词传递出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将“相思”寄予琴弦,盼望明年春来早日归乡,诗中意味含蓄而真切。

如葛其龙在《红薇阁诗草》序中所言,刁素云诗作中不乏“唱和之声”。在《和夫子友梅论诗》、《七夕同友梅作》、《闻沈兰堂先生之令媛琴彩女史博学能书兼通释典寄赠一律以志钦慕》、《答琴彩女史步原韵》、《寄赠琴彩女史》、《挽琴彩女史》等作品中,刁素云或与陆隽东夫妇唱和,或与沈琴彩相互赠答。如《和夫子友梅论诗》:

红闺绣暇学吟诗,幸侍春风化雨时。偶为韶光添小咏,涂鸦草草畏人知。

陆隽东论诗原作现已无从见,从这首诗的文字中似乎可见刁素云对丈夫的钦慕和敬仰,使用了“春风化雨”之语,并将自己的创作称作“绣暇学吟诗”、“涂鸦草草”以自谦。在《七夕同友梅作》二首中,女诗人则更为注重从女性视角对七夕景致和氛围进行描写,其中“我羨多情天上鹊,填桥岁岁度神仙”(第一首)、“只空双星今夜会,一宵难诉一年愁”(第二首)为习见七夕主题染上了淡淡的愁苦色彩。“乾嘉以来,由于社会风气的嬗变,女诗人赢得了与外界结社和唱和和交流的机会。”^[8]与当时其他闺秀文学创作情形相类,刁素云亦有交游唱和之作,现在所见主要是与沈琴彩的相互赠答。沈琴彩其人其事亦无从可考,只是从刁素云的诗作中得以了解她是沈兰堂之女,云间(现在上海松江)人,才学为众人称颂,刁素云曾赠诗于她以示钦慕之情,二人多诗歌赠答。《红薇阁诗草》所收刁素云写给沈琴彩的诗中表现出对其才华和品性的赞慕,甚至有“如卿吾合拜为师”之语(《挽沈琴彩女史》)。在《闻沈兰堂先生之令媛琴彩女史博学能书兼通释典寄赠一律以志钦慕》与《挽沈琴彩女史》诗中均有“北宫孝养”之语(前者美誉沈琴彩“北宫孝养婴儿

子,南国风仪曹大家”,后者第六首中则言“他日云间修志乘,北宫孝养定传名”),或可推测沈琴彩有效仿古之齐国孝女婴儿子不嫁以尽孝之举,才与德并称于世人,故而刁素云与她有较多相惜之感,以诗作相互赠答,并在沈琴彩逝后作挽诗六首以哀之,尤以其中第五首最为伤悲:

碧纱窗外北风寒,为忆双成泪暗弹。不惜哀吟寻旧事,拈毫落纸总辛酸。

在寒冷的冬季,诗人回忆曾经与沈琴彩的相互唱和,历历往事引发了哀伤的思友情怀,想写一首怀念她的诗,拿起笔来却更加伤感,辛酸再一次涌上心头。诗歌以冬天的萧索与伤悼友人的哀痛情绪相互映衬,笔触细腻、深切。

刁素云《红薇阁诗草》中有《题端秀侄女梅竹弹琴图扇》二首与《题邻女刘采蘋红白荷花翠鸟扇》三首题画诗,注重通过对扇面所绘的描写,呈现画作的意趣和境界,语词简洁、清丽。如《题端秀侄女梅竹弹琴图扇》第二首:

花间扑蝶侍儿痴,春信梅梢催赋诗。影动香浮清若此,吟情知在倚阑时。

以宋人林逋名句入诗,而化用在对扇面图案的描写中,淡淡笔墨中描绘出梅花的影和香气,更显出雅致的韵味。

通过上述对《红薇阁诗草》中诗作的解读可知,刁素云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与传统女性之“德”的紧密联系,其中既有对远行丈夫的盼归和关心,也有对庶出子嗣渴盼成才的教导;即使在面对妾室怀有身孕的局面时,仍然谨受传统女德的要义,赋诗以示欣喜之情(“妾有症兰之兆喜而有作”)。在刁素云笔下,无论是与闺中诗友的交往、赠答,亦或是写给兄长以表达对故乡、家人思念的诗作,都统摄在温柔、雅驯的总体风格之下,表现出与创作题材一致的温柔敦厚的情态。与明清时期其他女性作家相较而言,刁素云的诗歌创作缺少她们作品中对社会认同的强烈渴望,没有表现出对宏大主题关注的政治意识,也未具备杰出的文学才能和独立精神,其他结社、评论并编选作品等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创作心态开始趋向自觉”^[9]的特点在她的创作中并未出现。通过上文的作品解读不难看出,其诗歌所涉及到的主题都是围绕自身及家庭展开,诗歌呈现出的是一个关心、爱护丈夫,对家庭竭尽所能奉献的女性形象,“德”成为对刁素云及其《红薇阁诗草》集最简洁而精准的评价。这样的女性是符合自先秦以来传统道德和礼教要求的,具有柔顺、贤明、节义及奉献等

美德,温柔含蓄、不妒不怨的艺术风格也表现出行贤德懿的传统女性抒情特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成为解读刁素云及其《红薇阁诗草》的关键词。

三 《春闺十二咏》:不涉艳语的悱恻情致

《春闺十二咏》是刁素云以春为题材创作的一组作品,写出闺中女子所见春景、春意及由此引发的情思。无论就描写内容或是就艺术风格而言,这十二首与《红薇阁诗草》中其他诗作似非同一时期作品,具有鲜明的闺阁空间限定性和身份标志性的双重特点。然而《春闺十二咏》与其他作品一样,表现的仍然是传统女性道德观影响下的女性形象,以细致清丽的语言描写“春闺”的缠绵情思。

十二首诗以“春”字统摄,分别写出了闺中女子在春天的行为、体态、情感及对时间和季节的感受。首先,前两首分别以“睡”和“起”为题,刻画了一位慵懒迟起的女子形象:

日上纱窗曙色催,云罗帐幔未曾开。辽西路远浑难到,晓梦重寻又一回。

黄鹂声唤近妆楼,星眼朦胧尚带羞。分付侍儿移镜盒,绿纱窗下去梳头。

“云罗帐幔”、“绿纱窗”等室内陈设铺垫出一幅绮丽的闺阁布局,而妆楼中的女子尚未起床,在“晓梦”中幽幽醒来,睡意朦胧地召唤仕女拿来镜子,准备梳妆打扮。诗中内容浅易,风格颇为秾艳。“辽西路远”的意象更是点明了女子懒起的原因:思念远人,与下面诗作又构成相互照应的关系。第三首和第四首写女性“倦”和“懒”的体态,以“抛书偶去刺鸳鸯”、“困人天气无聊赖”、“几回欲绣几回停”描写“风送梨花满院香”的明媚春色中闺中女子的倦怠和慵懒。在前四首描写的基础上,诗人接下来以“愁”、“怨”、“思”、“恨”为题,将女子的情感逐步深入表现,写出离愁别恨对抒情主人公的影响,春色在她看来却是“斜倚阑干恼未平”的,对春光也平添了几分怨艾的情怀。如“怨”诗中:

无情最是妒花风,吹得繁英满地红。侬自留春春自去,韶华多付别离中。

以对吹落“繁英满地”“无情”春风的埋怨,将自身情感外射,更以“留春春自去”点出“别离”造成“韶华”虚度的失落和哀苦。“梁上燕”、“愁”诗)“陌上春”、“思”诗)、“子规” (“恨”诗)出现在她的面前,只是带来了千般的哀怨,徒惹“断肠”而已。接下来的“早”、“夜”两首诗以一天中早、晚时间段

为描写重点:

晓烟笼日上窗纱,香阁春寒锦幕遮。对镜巧盘
宫样髻,呼鬟和露摘新花。

玩月庭中早熟香,婷婷移步响明珰。敲棋忘却
春宵短,迟向灯前卸晚妆。

与第一二首相比,此处描写的闺阁女子情绪稍
显开阔,描写事物趋向明朗。最后两首诗歌以
“寒”、“暖”为题,呈现出与题目一致而彼此之间形
成对比的景象。

海棠枝上露华浓,湿透胭脂损玉容。翠袖凭栏
独自怯,连宵风雨倍愁侬。

花气熏帘映日晖,纷纷蜂蝶傍檐飞。侍儿报道
春和煦,今日红闺可换衣。

以“寒”为主题的诗中描写海棠花被雨水打湿,
形容憔悴,而闺中的人在栏杆边因连日风雨而更加
忧愁,对春天多了几分怯意。而“暖”诗中描写花的
香气仿佛与暖阳相互映照,充溢在空气中,引得蜂蝶
纷纷靠近,侍儿带来了春日天气晴好、适宜换衣的消
息,勾勒的却是一副暖意融融的画面。

《春闺十二咏》大都以闺中女子的视角写就,具
体而细腻,其中如“辽西路”、“鸾笺”、“子规”等意象
的出现更是加深了诗中别离与思人的情致。从这组
诗的描述内容来看,应是刁素云出嫁之前的作品,诗
中虽有“欲写鸾笺寄远人”(“思”诗)之句,应非实
指。十二首作品的情怀或低沉愁苦,或孤寂哀怨,也
有明媚开朗之作,与《红薇阁诗草》集中其他诗歌相
比,具有一定的区别性特征。这也许正是这组诗被
置于诗集最前的原因。但是就总体而言,《春闺十二
咏》仍体现出刁素云诗歌创作含蓄、温雅的艺术风
格,所描写的离愁别绪、相思情怀主题并没有落入俗
艳、轻曼的窠臼。如第十首中所描写春“夜”的意
象,在女性写作中并不鲜见,清末女诗人劳若华《绿
萼仙居吟稿》中也有一首《春夜口占》^{[2]1209}:

画楼人静夜迢迢,宝鸭香消篆尚飘。孤枕梦回
残酒醒,一窗月影伴无聊。

这两首诗作都以春夜为题,同样描写闺中女子
的动作与情态,然而在细致文本比对的基础上,不难
发现两者在就同一主题进行书写时所表现出的差
异。劳若华笔下女子的生活空间是“静”的,衬托出
描写对象的寂寞和“无聊”,酒后梦醒之时看到窗上
的月影,只有更加深重的无聊情绪郁结在内心。而
刁素云诗中的女子以动态出现,“玩月庭中”之后回
到闺房,迟迟没有“卸晚妆”是因为她“敲棋忘却”

了。从人物形象的分析来看,刁素云所描写的女子
更为生活化,也多了一些灵动的意味,百无聊赖的情
绪中又可探出其雅致的情怀。在艺术风格方面,《春
夜口占》的语言、物事精美,“宝鸭”、“孤枕”等词
语的使用更显出雕琢的意味,诗中对闺中女子“无
聊”意绪的表现精致而直白,似乎缺少蕴藉的诗歌
趣味。而这种现象在《春闺十二咏》的“夜”诗中并
没有出现,虽然也是描写春夜之中的闺中女子,作
品却是通过清丽的语言来传递一种淡淡的韵味,物
象的使用密集而不繁冗,“敲棋忘却春宵短”一句
更是在微妙化用前人诗句的同时具有画面感,生动
而不呆板,含蓄而不直露,表现出刁素云诗歌创作
温婉、含蓄的总体风格特征。

四 结语

通过上述对《红薇阁诗草》所收刁素云诗歌
的检视,可以识见其创作所表现出的鲜明特征,即
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之下的女性写作。虽然现在所能
看到的50首作品并不能涵盖其创作全貌,但与许多
作品散佚的女作家一样:“她们的作品又是她们身
世的写照,所以即使她们的历史一字一句都不遗留
到现在,只要作品遗留到现在,便可窥见她们身世
的一斑。”^[10]在作品中,刁素云诉说与丈夫别离
的相思与愁苦,描述对子辈的期望和教育,书写家
庭生活的日常情景,终归未曾越出闺阁的“门槛”。
即使是诗歌唱和之作,也是与丈夫及固定女性友
人的交流、赠答,并不具备跳脱出传统礼教要求之
下的才学与机会;在她的诗中,即使是久病不起、
长久别离之时,亦没有发出怨怼、愤懑之词,甚至
她为妾室有孕“喜”而作诗,在丈夫去世之后将
庶出的子嗣教养成人等等,都显示出这是一位充
分具备传统女德的创作。这位女诗人的创作面貌
与当时名妓或名媛作家不同,笔下没有曲折的情
事与瑰丽的场景,也未表现出不世的才华和高远
的见识,诗中涉及到的都是她日常生活中接触和
熟悉的人和事,更多的是以诗歌创作书写自身的
景况和传统道德影响下的女性情思;作品所表现
出看似狭仄的生活场景和创作眼界,“反而使闺
阁诗人的诗具备了一种难得的真情实感,使其不
仅仅具备文学上的审美价值,更具备了一种历史
的、社会的价值。从而得以更为切实、全面地识
见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本真面貌。这也正是对晚
清女诗人刁素云及其诗集《红薇阁诗草》进行研
究的所在。

注释:

①此间相关著作颇多,如鲍震培.清代女作家弹词研究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赵雪沛. 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李汇群. 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周雪根. 丰才奇遇 福薄才现—简论清代吴江女诗人王玉珍的诗歌[J]. 古典文学知识, 2009(6). 邓丹. 名言为曲, 实木为心—论明清女剧作家的“私情”书写[J]. 文化遗产, 2010(1)等。

②本文所讨论刁素云《红薇阁诗草》作品均引自胡晓明、彭国忠师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不一一注出。

【参考文献】

- [1] 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七(增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15.
- [2] 胡晓明,彭国忠. 江南女性别集初编[M]. 合肥:黄山书社,2008.
- [3] 鲍震培. 清代女作家弹词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2008:65.

- [4] 徐震堉. 世说新语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84:371-375.
- [5]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1[M]//周骏富. 清代传记丛书·学林类. 台湾明文书局,1986:40.
- [6] 夏晓虹.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
- [7] 赵雪沛. 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9.
- [8] 周雪根. 丰才奇遇 福薄才现—简论清代吴江女诗人王玉珍的诗歌[J]. 古典文学知识,2009(6):91-96.
- [9] 王萌. 论明清时期女性群体渐趋自觉的创作趋向[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1):47-50.
- [10] 谭正璧. 中国女性文学史[M]. 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8.

A View of Female Poet DiaoSuYun Poetry's Traditional Moral Characterization

HE Wei

(Normal University of East China,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Female Poet DiaoSuYun's poetry, who lived in Late Qing Dynasty, showed distinct and profound content, especially in the words of drow herself which revealed how deep the traditional moral's influence. This characteristic had represented in her Hongweige poem. She mainly described her ordinary life including missing her husband and teaching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ems indicated implicative style. DiaoSuYun and her Hongweige poem possessed different peculiarity that called tradional moral compared to female poets of that period. so the study of DiaoSuYun and her writings also proclaimed the femal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Key words: DiaoSuYun; poetry; Traditional moral; characterization